

〔美〕艾琳·格里费斯

亦飞 如云 译



谍网·情网

〔美〕艾琳·格里费斯

亦飞 如云 译

# 谍网·情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石家庄

# 谍网·情网

〔美〕艾琳·格里费斯

亦飞 如云 译

---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 1/32 11印张 237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4.50元

ISBN 7-80505-311-1/I·289

# 目 录

---

引子：萨尔瓦多，1984年。

|      |           |         |
|------|-----------|---------|
| 第一章  | 偶然契机..... | ( 7 )   |
| 第二章  | 步入谍途..... | ( 13 )  |
| 第三章  | 农场受训..... | ( 16 )  |
| 第四章  | 渴望出征..... | ( 35 )  |
| 第五章  | 初尝情果..... | ( 48 )  |
| 第六章  | 衔命渡洋..... | ( 54 )  |
| 第七章  | 血溅赌场..... | ( 62 )  |
| 第八章  | 旅馆接头..... | ( 67 )  |
| 第九章  | 多情壮士..... | ( 77 )  |
| 第十章  | 晋见老板..... | ( 84 )  |
| 第十一章 | 卦牌暗机..... | ( 95 )  |
| 第十二章 | 巧织谍网..... | ( 108 ) |
| 第十三章 | 意外发现..... | ( 116 ) |
| 第十四章 | 新的收获..... | ( 128 ) |

|       |           |       |
|-------|-----------|-------|
| 第十五章  | 古宅探秘..... | (136) |
| 第十六章  | 凶杀疑案..... | (171) |
| 第十七章  | 幸免暗算..... | (180) |
| 第十八章  | 杀机四伏..... | (192) |
| 第十九章  | 领受难差..... | (212) |
| 第二十章  | 福祸相倚..... | (220) |
| 第二十一章 | 暗访明察..... | (235) |
| 第二十二章 | 扑朔迷离..... | (245) |
| 第二十三章 | 惑然不解..... | (256) |
| 第二十四章 | 宴后历险..... | (265) |
| 第二十五章 | 特殊任务..... | (283) |
| 第二十六章 | 蒙在鼓中..... | (293) |
| 第二十七章 | 初露端倪..... | (300) |
| 第二十八章 | 花开两枝..... | (318) |
| 第二十九章 | 紧急报告..... | (327) |
| 第三十章  | 真相大白..... | (335) |

尾声：萨尔瓦多，1984年。

## 引子：萨尔瓦多，1984 年

这个故事始于几年前去圣·萨尔瓦多的一次旅行。

那时我在美国各地讲授外交事务的课程。中美洲，尤其是萨尔瓦多是我的听众们最感兴趣的地区。但事实上，我想去那里进行一次旅行的动机及寻求新刺激的强烈欲望无时不在我心头骚动。那里气候温暖、阳光充足，和冰雪覆盖的密执安比起来当然是很富吸引力的，喜欢去品尝一下那儿的芒果，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因素，不管怎么说，我总是寻找理由和机会来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并自信这样一次旅行将会使自己的演讲更具魅力。

这种旅行当然是带几分冒险色彩的。例如不知道那里接我的人的姓名、电话号码甚至性别。准备是十分匆忙的。我给住在华盛顿的一位萨尔瓦多籍朋友打了个电话，他答应为我找一个私人住宅作为住处和几位朋友为我提供生活必需品。由于我在课程中只有一周的空隙时间，他建议我立即动身去萨尔瓦多。他说：“我会找人在机场接你的，由此人说明具体安排。”

我立即在纽约上了飞机，起初我并没有联想起过去的旅行，但在迈阿密时却有了这种感觉，那些背着大包裹拥挤的乘客们，令我想起了 1944 年西班牙火车上的情景，是十分相似的。

在巴拿马，很多人下去了，在特古巴加尔巴（洪都拉斯首都），人几乎快走光了，还有几分钟就到我们的目的地了，往下望去，火山形成的山脉之间树木茂密葱郁的山谷蜿蜒起伏，我知道，那里面藏着和国家武装力量战斗后的游击小组。走出巨大的 DC—10 型飞机，进入空荡荡的现代化的飞机场，除我之外还有一人，显然，战争使得这里的旅游业陷入瘫痪，经济也几乎停滞了。

阳光从巨大的玻璃窗射进走廊。我走在水泥地板上，发出十分响亮的回声。我向检查护照和行李的官方检查人员身后望去，却一直没看见谁来接我，直到我走完最后一级台级时才发现从对面墙边的椅子上慢慢地站起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她向我走来，满脸的微笑消除了我的怀疑，看来这就是那位朋友介绍来接我的人。她个头居中，看上去体态微胖，但走起路来有些摇晃，似乎得了关节炎一样。带着一副深框眼镜，一头很有风度的白发下是一张十分友好和善良的脸。

然后，仿佛变魔术似的，一个高个子的英俊的小伙子微笑着出现在我身边。

“这是比尔·瓦尔赫。”她用悦耳的萨尔瓦多口音向我介绍，“他很乐意送您去市里并为您提供各方面的帮助。我叫玛丽亚。”

“夫人，我们希望您在这儿是安全的。”小伙子说着拿起我的旅行箱放进他的吉普车，“我父亲专门为您准备了这辆防弹吉普车。”

当我们的车驶入蜿蜒曲折的穿越农村的现代化的公路时，25岁的司机和80多岁的女主人不停地向我描述国内战

争的新进展。一刻钟后，我们到了市郊，此刻我已明白了，每一条路尤其是我们经过的路上都可能潜伏着危险，我的同伴都面无惧色，但我却有些忧心忡忡。

“在城里也不安全。”我的新朋友告诉我，“两天前，我隔壁的一所房子被炸了。让您看到不雅的景象真该表示歉意！”

我们走进玛丽亚的房子，它使我联想到罗马人住的那种小房子。房间分布在中央庭院四周，一个印第安妇女正在浇花草。一个小孩坐在瓷砖地上，他前面的彩色电视屏幕前的地板上放着几盆粉红色的兰花。

“我们过几个小时后再吃晚饭。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旅行，您大概需要好好休息一会。”玛丽亚解释着。

“没关系，我很想了解近来的局势。”

“那不太容易，事情发生得很偶然，没有通告，不知实情，只是知道一辆公共汽车被烧了，一些人被绑架了，一个政治中心被袭击了。”她停了一下，接着说：“除非您愿意去卡米诺·瑞尔饭店，外国记者和电视台摄影记者们在那里度过大部分时光。现在这个时间要到别的更合适的地方可能太晚了。”

当吉普车驶入这座大饭店的环形车道时，天已黑了，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战争的迹象，几辆装有美国电视小组设备的卡车几乎堵塞了通道，人们悠闲地穿过豪华的双层玻璃门。

当我走进门时一位妇女迎上来，热情地告诉我：“多尼亚·玛丽亚打电话告诉我说您要来。我是这个饭店的秘书，您能到我们这个贫穷的国家来并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们感到十分荣幸。遗憾的是，我现在不能向您介绍得太多，假

如您能随我来，将会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们穿过拥挤的门厅，她压低嗓门告诉我：“外国记者在酒吧聚会，他们交换情报并且与能用英语提供最新战况报告的游击队代表接触。那里游击队代表往往有意向西方记者透露，到那里可以摄到好的镜头。”

这个酒吧又长又大，一端是卖酒的柜台，四周间隔有序地摆着不少圆桌和舒适的靠背椅，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在敞开的玻璃门那边我看到了一个种满鲜花和树木的院子，形成一个漂亮的室外空间，院子的中央还有一椭圆形水池，池水清澈透底。

“我要离开一会儿，您如果有什么事情，请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我拿过一把椅子尽可能靠近酒吧里议论的人们坐下，但却什么也听不清。约十分钟后，我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走，也没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当然，我也辨认不出谁是游击队员来，一些男人在说笑话，另一些人很无聊地靠在那里，无所事事，睡眼惺忪。

我信步走进那迷人的院子，那里空无一人，热带树茂密的树叶中的蘑菇形灯发出十分柔和的光。温暖的三月，夜空里弥漫着栀子花和茉莉花的芳香。我身后的酒吧里，男人们穿着各色短袖衬衫，一边抽着烟，一边漫无边际的聊着天，和这里相比，俨然为两个不同的世界。这里十分静谧，只有流水的汨汨声、棕榈树叶的沙沙声，一切都那么安详。我沿着池子的一边走着，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别的人光顾这里，我凝视着清清的池水，渐渐地，我意识到水池的那一边有人和我一样正看着池水，水波里出现了一个扭曲的面孔。一种

直觉使我猛地抬起头。

我们几乎是同时认出了对方。我没有来得及向他问及此事。我们谁也没有讲话，也没有惊叫，只是呆呆地愣在那里。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近四十年的变化会这样小。连相互的一瞥都依旧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深灰色的头发为他褐色的皮肤更增添了几分魅力。可以说，他对我来说已很陌生了，但我又一次被这个不寻常的男人深深吸引了。

我们慢慢靠近了，当我注视着他的双眼时，一股巨大的激情弥漫全身。

“老虎。”他终于说话了，并紧紧握住我的手，从他的眼睛里，我感到了惊喜，它对于我还是那样富有魅力。他的牙还是那么白。

“这怎么可能！”此刻，我只能喃喃地重复这句话。

他穿着白色短衫，十分挺括。眼角的皱纹显示出在阳光下生活多年的痕迹，他总是那样看着我，他带我到一棵香蕉树下的桌子旁，坐下了。

“关于你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你结婚了。告诉我，在我喜爱的那个国家里，你是怎样成为社会栋梁的，谈谈你的感觉。”

我的心仍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当然，我爱西班牙，那里有我的孩子和孙子，但我需要了解你的一切，请详细地告诉我你的一切。”

亲爱的朋友，你不会了解我遇到的这个不寻常的人，也不会理解那晚我那极度亢奋的心情，如果您想了解这一切，

就请读读我的故事吧，它会把你带入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年月。我的故事发生在纽约，那是9月的一天。

## 第一章 偶然契机

(1943年9月)“哈黛·卡纳基时装公司”几个闪亮的铜牌字镶嵌在美丽的花岗石上，格外耀眼。我匆匆登上狭窄的楼梯，身后是早晨那绚丽的晨光，我把记时卡打了孔：9点30分。

哈蒂站在更衣室门口，两臂叉在胸前，穿着宽松的工作服，显得高深莫测：“艾琳，整个城市也没有哪个女孩子上班时穿这样的衣服。”我看了看满是泥土的白便鞋笑了，一个半小时前为了赶上公共汽车，我急急忙忙穿过苹果园草地，露水弄湿了我的红裙子，它变得皱皱巴巴的了。

屋里，我的同伴们坐在一面长镜前一边闲聊着，一边化妆。我脱下身上的便服挂在架子上，套上一件蓝缎子紧身裙，钩住薄薄的长统丝袜，穿上又尖又高的黑色跳舞鞋，然后披上一件轻便晨衣，在安妮和波拉中间的椅子上坐下，她俩正喝着浓咖啡，想提提神。

“早晨好，姑娘们。”我一面用海绵沾上水往自己脸上打粉底，一边匆匆和她们打个招呼。

镜子里露出波拉一副蓬头乱发、睡眼惺忪的模样，她是大家公认的纽约城里最美丽的模特儿。

我问她：“昨晚又去狂欢了？”

她回答说：“一直玩到凌晨三点。”听那口气，又象是抱

怨，又象是有几分得意。此刻的她，看上去更加妩媚动人。

“每晚和那些花花公子们在夜总会玩得痛快吗？”这是我能想到的描述她的那些朋友们最好的词了。那是一群离过多次婚的，肯在跑马厅挥金如土的上了年纪的男人。

“宝贝儿。”波拉慢声慢气对我说：“今晚不和我出去玩玩吗？喝喝酒，我让你见识见识快乐的夜生活。”

我对着镜子做了个鬼脸。

“好啦，我并不觉得你从那个修道学院带来的学位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艾米插嘴说：“艾琳，波拉是对的，你也该好好想一想，你赚的钱也不比我们多，难道你不希望找机会多赚点钱吗？”

“你以为我在这儿工作是为了什么？这是我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了。”

“宝贝儿。”波拉说：“艾米指的是真正的钱，大笔大笔的钱，有了钱就意味着可以和大富翁结婚，难道你就不需要它吗？”

“我更希望去做一些又有趣、又刺激的事情，想去冒险。”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当然两全其美更好。”

“那你今晚就更该来迈克的家。你知道他的哥哥要到纽约来。”艾米为这事已缠了我好几天了。她正准备和迈克·德比结婚。德比·迈克家族历史悠久，十分富有，她开玩笑地称之为“肯塔基州的老德比家族”。因为他的家族古老、富有而且世代居住在南方，迈克请她给自己的哥哥找一个舞伴儿，而这位哥哥已三十五、六了。我才20岁，还从未与一个比自己大两岁以上的小伙子交过朋友。

“那就是说我不得不赶晚班汽车回家，而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我还要起床。我不想去，谢谢你的好意了。”

她非常失望地叹了口气。

此刻我已把头发梳在脑后，把它紧紧盘住，梳成一个前发隆起的发型，十分优雅。我走到屋角水池前，将手上沾满肥皂水，整理一下零散的头发。

后来的两个小时里，试样裁缝按照时髦服装设计师量定的精确尺寸来为我的裙边和袖口打褶子时，我的脚都麻木了。裁剪室的椅子上放着一本《美国日报》，上面印着西西里岛首批登陆士兵尸体横陈的惨景。

这是1943年9月。我的哥哥德克斯特在一个驻英国部队里任战斗机的领航员，另一个哥哥汤姆在一个叫帕西菲卡某处的潜水艇上。而我却穿着漂亮的服装站在这里，就象一具木偶任人摆布。

我疾步走过通道，来到灯火辉煌的大厅。

大厅里高高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玻璃的枝形吊灯发出耀眼的光芒，使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富丽堂皇，墙上的镜子里反射着数百种时髦的帽子。聚光灯、闪光灯照来照去，令人眼花缭乱，整个下午我在这个房子里走了十二个来回，后来，演出终于结束了。

返回更衣室，我急忙摘下帽子、面纱，脱下礼服，解开头发让它披散在肩上。

一阵忙乱之中，我听见艾米在喊：“艾琳，快点过来！快点！”她站在墙边电话机旁，手里拿着听筒。

“求求你了，迈克等我的回话呢，今晚请你一定玩玩去吧，我必须给迈克一个答复，他在海外工作的哥哥刚下飞

机。我告诉你，他刚从国外回来，在战争部门供职，或许还做一些别的什么事。”

哦？她说什么？“海外”！“战争部”！我被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慢慢地，我点点头，表示愿意和她一起去。

我们到晚了。

“请进，请进。”迈克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很对不起，因为意大利面条就要出锅了。”

我们走到一张大桌子跟前。在这闷热的晚上，窗户紧闭着，因为这里实行灯火管制。绿色的窗帘使得屋里光线很暗。电风扇嗡嗡转动着，收音机里播送着有关战争的新闻，令人感到单调、沉闷。

“艾米·波特、艾琳·格里费斯小姐，这就是我那臭名昭著的哥哥约翰。”

约翰·德比长着一四方脸型，一双引人注目的蓝眼睛及保养得十分白皙的皮肤。还有些过早出现的白发，我猜他大约有35岁。看上去，他的身体比他的弟弟更结实。迈克是一个小矮胖子，但精力旺盛。我坐在一边，艾米坐在另一边，迈克挨着她，我的左边是其他两个不认识的男子，迈克介绍说那是他的同事。他在美孚石油公司的研究部工作，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被征兵的招走。

约翰·德比转过身来，对我说：“格里费斯小姐，喝点酒吗？”神态自若、超然。

“谢谢，我不喝。”

他皱皱眉，若有所思，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我从来没喝过酒。”

他转过身离开了。

很显然，无论是艾米和我都不宜去参与男人们的谈笑，去参加他们从巴顿到隆梅尔、从罗斯福到希特勒关于英雄与恶魔在战争中的谋略的辩论。他们还争论近来完工的五角大楼的使用和谴责工会领导人约翰·L·耐威斯及矿工工会的罢工行为。

后来，德比转过身，微笑着问我：“你打算成为一个著名的模特吗？”

我正视着他的脸：“不，我并没有这样想。”

“真的吗？为什么？”

“我想到国外去工作，去参加战争。”

约翰·德比十分惊讶地看着我：“那你如何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天晓得。我曾申请参加杰奎琳·科克兰的飞行训练大队及我所能想到的每一种途径。但我听到的总是相同的回答：‘太年轻了’。真不知还有什么办法。”

“你能成为一个护士。”

“那要经过好几年的训练，而我现在就想在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中参加真正的战斗。”

“现在？真不敢相信，这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的女孩子！纽约的生活又安全，又舒适，怎么想到国外卷入一场血腥的屠杀呢？在那些地方你的生命是会有危险的。”

我很想告诉他，我有三个伟大而勇敢的女性先辈，她们不怕印第安人的攻击，在这个国家的中西部扎根，在没有医生缺少药物的情况下生儿育女，与疾病作斗争，用自己的双

手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但我很担心他会笑我，于是变变口气对他说：“我酷爱新奇，喜欢冒险，渴望去男人们去的地方，为什么一个女人要做这些，你们就感到奇怪呢？”

我转过身，听他说：“象你这么大的女孩子，一般想的都是结婚、生孩子。看上去你还没有恋爱，是吧？”

我觉得无聊：“这与我的理想有什么关系？”

“嗯……这当然也是一个因素。”

“说实话，事实上我没有男朋友，就算我已经有了，那也不能动摇我参加战斗的决心。”一半是假话，一个叫托尼的实习医生给我印象不错，后一半是真的。

约翰·德比仔细打量我，许久，他问我：“你懂几门外语？”

“在大学主修法语，其次是西班牙文。”

“噢……”

慢慢地，我们开始谈得很融洽了。

最后，他压低嗓门对我说：“很好，格里费斯小姐，假如你真想去国外冒险，也许我能帮你实现你的梦想。”我瞪大眼睛望着他，惊呆了。

“假如你从一个叫汤姆林逊先生那里听到什么消息，你会了解一切。”他告诉我。